

Bartleby Y Compañía



巴托比症候群

[西班牙]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 著

蔡琬梅 译

文
景



巴托比症候群

[西班牙]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 著

蔡琬梅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托比症候群 / (西) 比拉 - 马塔斯
(Vila-Matas, E.) 著; 蔡琬梅译. — 上海: 上海人民
出版社, 2015

ISBN 978-7-208-12513-1

I. ①巴… II. ①比… ②蔡… III. ①长篇小说—西
班牙—现代 IV. ① 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85543 号

策划编辑 李同洲

责任编辑 李同洲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世纪文景

巴托比症候群

[西班牙]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 著
蔡琬梅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制 版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 本 820×1020毫米 1/32

印 张 8.75

插 页 4

字 数 128,800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2513-1/I · 1297

定 价 45.00元

献给宝拉·德·帕尔玛

某些人的光荣或者优点在于写得好。

至于其他人的，在于不写。

——让·德·拉布吕耶尔^[1]

[1] Jean de La Bruyère (1645 ~ 1696), 法国讽刺作家、道德家, 被誉为法国古典主义时期最后一位伟大人物。——中译注, 下同

BARTLEBY Y COMPANÍA by Enrique Vila-Matas

Copyright © 2001 by Enrique Vila-Matas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MB Agencia Literaria SL,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关于女人，我向来没什么好运气。而对于疼痛不已的驼背问题，我也总是逆来顺受，不怎么抱怨。我最亲近的家人全都过世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可怜兮兮地在一间讨人厌的公司上班。除了这些，我还称得上幸福吧。而今天，1999年7月8日，我则感到无比幸福，因为我开始写下这本日记，一本同时也是笔记的日记。在每一页日记的页脚，都有我对于某段文字的批注，评论一些尚未问世，或者永远不会问世的文本。透过这些页脚的评论，我希望证明：自己有能力追踪、剖析那些巴托比作家的特质。

二十五年前，当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曾经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探讨爱情的不可能性。之后，因为一次创伤，我再也不曾提笔写作了（至于这个创伤是什么，请容我往后再详细解释）。当时，我是以非常极端

的态度完全拒绝再写作，我开始变成了一名“巴托比”。但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对所谓的“巴托比作家”产生了研究的兴趣。

我们都认识巴托比，他们是一群打从心底否定这个世界的人。“巴托比”这个名字，来自赫尔曼·梅尔维尔^[1]笔下一位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职员。故事里，从来没人见过巴托比先生阅读，连读报纸也没有。他总是站在透着苍白光线的窗边向外看，凝视许久。他背后立着一扇屏风，再后面则是华尔街的一堵红砖墙。他从来不喝啤酒，不喝茶，连咖啡或其他饮料也不喝。他甚至住在办公室里，哪儿也不去，连星期天也不例外。他从来不曾谈论自己是谁，来自哪里，或在这世上有没有亲人。每当有人问起他在哪里出生，请他聊一些关于自己的事，或者交代他去做一项工作，他总是这么回答：“我宁愿不做。”

在文学世界里，我追踪这种难以分类的“巴托比症状”已经好长时间了。我研究病症本身，也研究当

[1] Herman Melville (1819 ~ 1891)，美国黑色浪漫主义作家，擅长短篇小说、小说、散文与诗歌，因其航海冒险小说《白鲸记》而被尊为美国文学巨擘。

代文学的弊端。那是一种本能的负面情绪，也可能是受到“无”吸引的一种莫名情绪，让某些作家就是无法写出东西来，即使他们对于文学创作抱持着严谨的态度（或许就是这种严格的自我要求，反而使得他们无法真正提笔写作）。有些作家则是在完成一两本书之后，就不再继续写作了；也有些作家起初能够非常顺畅地按照进度下笔，但某一天，却突然停滞，怎么也写不下去了。

之所以决定研究这股弥漫在文学里的“不”和巴托比作家，其实是因为上星期二我恰好听见一通老板秘书接到的电话。当时，秘书好像对来电的人说：“巴托比先生正在开会。”

听到这句话，我不禁偷偷笑了起来。实在很难想象巴托比先生竟然会跟某个人“开会”，比如，巴托比竟然置身于一个气氛沉重的管理层会议，而且还如此“专心致志”地沉浸其中。不可思议。其实，想找出这群具有“巴托比”个性的人，列出一长串早已受到负面思考浸染的作家，倒一点也不难。我打算做的就是在这本日记（或说这本笔记）的页脚，写下一篇又一篇的批注。

我会想起“巴托比”这个名字，应该是因为我偶然听见了老板的姓。他刚好有一个与“巴托比”谐音的姓。而且这个误打误撞的巧合来得正是时候，它突然推了我一把，让我在长达二十五年的沉默之后决定再次提笔写作，探索这些知名作家为何放弃创作的终极秘密。

于是，我便这么一脚踏进了这个“不”的迷宫里，漫步游走在一条条藏身于当代文学潮流中的小径。这股当代文学的潮流可谓十足恼人，却又同时拥有莫名的吸引力，因为在这股潮流里，只有那么一条“惟一”的小径，正确指引了通往文学创作的真理。这股潮流在发问：“文学创作究竟是什么？文学创作究竟在何方？”这股潮流逡巡在文学里的“不可能性”周围。千年交替之际，文学虽不乏亮点，可前景黯淡无光，这股潮流也道出了此中蕴含的真相。

只有试着解析这种负面的冲动，只有挑战穿越这座“不”的迷宫，真实的文学才会诞生。但所谓真实的文学究竟是什么？办公室的一位同事故意这么问我，眼神中似乎闪着狡诈。“我不知道。”我诚实地告诉他。“要是知道的话，我早已提笔写作了。”

我也不知道最后能否完成。现在的我只愿相信，惟有透过探索这座“不”的迷宫，才能找到通往文学创作的道路。我只想知道，我究竟能不能凭着自己的力量找到它。我将在这本日记的页脚写下对“隐形文本”的评论。不过，“隐形文本”并非表示它们不存在。因为这看似鬼魅、若有似无的写作，将注定在下一个千年的文学中游离不定，纷扰难休。

“不”的迷宫

{1} 罗伯特·瓦尔泽^[1]早就知道，写所不能写的，同样也是写作。他曾经做过许多工作，书店店员、律师秘书、银行职员、缝纫机工厂的工人，最后是西里西亚一座城堡的管家。在转换工作期间，他常选择远离尘嚣，避居到苏黎世的“失业者写作协会”（这个协会的名字真是再“瓦尔泽”不过了，但在现实世界里确有其名）。黄昏时分，在那里常可见到瓦尔泽坐在一张老旧的板凳上，顶着头上油灯发出的微弱光线，以他一贯优雅的字迹做着誊写员的工作——做着“巴托比”的工作。

在此，无论是身为一位抄写员所传达出的意象，或是瓦尔泽一辈子的经历，都不由得使我们联想起梅尔维尔笔下那位二十四小时都在办公室度过的抄写员。罗贝托·卡拉索^[2]谈起瓦尔泽和巴托比时评论道，这两个外表平凡、行为举止总是谨慎小心的人，心里存在着一种强烈否定这个世界的倾向。这种倾向越是激进

[1] Robert Walser (1878~1956)，瑞士籍德语作家，活跃于1920年代。1970年代，其作品重新受到重视，被尊为现代主义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2] Roberto Calasso (1941~)，意大利作家和出版商，是意大利当代极具分量的知识分子。

绝对，就越难以被察觉。那些认为巴托比们只不过是性格灰暗但忠厚老实的人，常常看不见这种毁灭性力量的爆发。“对许多人来说，瓦尔泽一直是大家熟悉的作家。他创作了《雅各布·冯·贡腾》^[1]，又在故事里杜撰了一个‘本亚曼塔学院’。或许可以这么说，他笔下的主人公传达出一种虚无主义，也带有中产阶级色彩，贴切地反映了瑞士一般大众忠厚老实的面貌。但另一方面，这个角色却十分遥远，似乎是与现实中普通人的一个平行对照，但两者之间的边缘难以辨别。瓦尔泽的服从，就像巴托比的叛逆，都预言了他们未来破碎的人生……他们每天抄写那些如透明薄片般掠过脑海的文字。他们没有特别的感受，不作任何的修改和润饰。雅各布·冯·贡腾说：‘我不寻求进步。’而巴托比对此的借口是：‘我不想要改变。’这两种说法的相似之处，恰好展现了沉默与语言的某种装饰性作用间的等价关系。”

[1] *Jakob von Gunten*，出版于1909年，小说的主人公雅各布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他为了脱离父亲的控制离开家庭，并决定把一生都用来服侍别人，后来他进入了一所仆人学校——本亚曼塔学院。有评论家将该作品看作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

在那些选择以“不”响应一切的作家中，可归类为“抄写员性格”的，都是些极为奇特的案例，或许应该说，都是对我造成极大影响的案例。这是因为二十五年前，我亲身体会过作为一个抄写员的滋味，当时我感到痛苦极了。当年，我对于自己年纪轻轻，就出版了一本阐述“爱情之不可能性”的书，感到相当骄傲。我送了一本样书给父亲，但我却怎么也无法预料到，这个决定竟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就在书送出去的几天之后，我父亲开始感到相当恼火，因为他认为在我的书里有一段冒犯了他第一任妻子的回忆。于是，他强迫我在这本样书里写下一段给他前妻的献辞，内容则由他亲自口述。我极力反抗这个要求。事实上，写作对我而言，就是对卡夫卡一样，是惟一让我觉得能够脱离父亲掌控的一种寄托。因此我发狂似的反对，拒绝一字一句地抄写他说的话。但是，最后我还是放弃反抗了。那一刻，一想到自己就像个抄写员那样僵硬地抄下献辞口述者的字字句句，我着实感到无比惊恐。

那次事件，在我心里留下了极大的创伤，以至于这二十五年来我根本无法重新提笔写作。而就在我无